



怀念

时光深处的菱角菜

吴中伟

前些天,去了趟“农家乐”。平日吃惯大鱼大肉,腻得慌,也想换换口味。当老板将一盘“灰不溜秋”的土菜端上桌时,一股清凉之气迎面扑来。“菱角菜,尝尝鲜,城里很难吃得上!”老板有些得意地说着,不等他介绍完,同事便迫不及待下筷了!

真的是菱角菜!记忆如开闸的洪水,肆意地翻腾奔涌着。

印象中,离家不远的河湾里,野菜可真多,水葫芦、苇子、菱角菜,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水生植物……或疏或密,郁郁葱葱,长势喜人。它们随风摆动,仿佛跳着欢快的舞蹈。远远瞧去,清澈的河面,像是铺盖了一层绿色的油毯子,在阳光的斜射下,发着耀眼的光。偶尔,还有几只调皮的青蛙跳到叶子上,“呱呱”叫着,给炎炎夏日添了几分生气。

一柄柄鹅黄或粉白的小花擎起手臂,像高举的小旗,炫耀自己的美。青绿色直挺的杆上结出圆鼓鼓的气囊,像孩子们胖嘟嘟的小手。藤上生着密密麻麻的细羽状根须,毛茸茸的,摸起来柔柔软软,舒服极了。

母亲放下篮筐,脱去鞋袜,双脚陷在淤泥里。她用锄头挖断根部,将菱角菜拖到岸边,再沥去叶片间的水分,装进篮子。通常,近处的菱角菜稀稀拉拉的,几乎被打捞殆尽。母亲只得朝深水走去,她侧着身体,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前探。突然,她脚下一滑,整个人都挣扎在水里,连头发根子都看不见了!她在水里上下扑腾着。呛了两口水,眼前一片眩晕,鼻腔也火辣辣的难受。恍惚中,母亲抓住锄头把,赶忙支起身,慢慢往回挪。泥水从她的发辮一滴一滴往下滚落,也顾不上擦。后来听母亲回忆说:当时脑袋一片空白,只想拼了命地站起来。现在想起来,还觉得后怕,脊背直发凉!

母亲拖拽着一大串菱角菜,终于快到岸边。脚掌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下,钻心的疼痛向全身迅速蔓延。母亲顺手一摸,右脚被瓦片划破道口子,鲜血直流。母亲咬着牙,从裤脚撕下一块布条,紧紧地勒住伤口止血,再用力缠绕起来,打了个结。

装篮、起身!母亲挑着两大篮菱角菜,一瘸一拐地走着。中途,她换了几次肩。实在累得不行,也就歇下来,停了好几次。到了家,母亲卸下担子,瘫坐在门槛上。她脸色苍白,嘴唇也失去血色,靠着门框,一动也不想动。那个年代,乡村里还买不到创可贴。怕发炎,母亲忍着疼,让我在伤口红肿处先涂点酒精,消毒。再找些棉絮,淋上香油,绑在患处,用细绳系好。

“不碍事,你看,还有新鲜的菱角呢!”母亲努努嘴,指着菱角筐,精神似乎也好了很多。

翻开藤叶,青绿色的菱角,个头也不大,涩中还带着点苦,难以下咽。孩子们便接着翻找起来,紫红色的菱角就饱满得多,咬在嘴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露出洁白鲜嫩的果肉,嚼在嘴里凉冰冰、甜丝丝的。还有一些黑褐色的菱角,铁壳一般,根本咬不动,还容易扎手。母亲顺着藤蔓摘下来,放在搪瓷缸里。她说这些“老菱角”凉性大,怕我吃多了,闹肚子,说是要煮着吃。

捞回来的菱角菜,大半用来喂猪。邻里乡亲们也会过来摘些,她们蹲下身子,或索性坐在地上挑拣着菱角菜。剔除根茎,捋下叶片,掐掉气囊,只留下光滑的叶柄。通常几大藤蔓,也只能掐一小碗。母亲挑一些细嫩的,腌制着,个把星期后,揭开盖,香味直冲鼻。

火苗舔舐着锅底,油“滋滋”地冒着烟,整个厨房都弥漫着烟火气息。母亲倒入切碎的姜、蒜、红辣椒丝,再倒入菱角梗大火翻炒。加少许味精提个鲜,两三分钟后便出锅装盘,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无论是吃干饭还是粥,夹一大筷子,嚼在嘴里,清凉爽滑,大快朵颐,满口生香。

倏忽间,二十多年就过去了,几乎都快遗忘了菱角菜的味道。细细品来,只觉香甜中又带着点苦涩。一到秋冬季节,母亲的“老寒腿”总是酸软抽风、疼痛难忍,不知可是当年捞菱角菜落下的病根……

亲情

思父

曾福来

又一个美丽的中秋,我想到了我的父亲。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十五年了,每到中秋,我自然会想起他。

父亲是个勤劳朴实、地地道道的农民,虽然没有文化,但很能干,听村子里的人说,父亲没到二十岁就当起了生产队长,将全队一百多人的生产、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,在那个到处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时代,父亲却偷偷地安排生产队种些田麻、桃、柿、板栗等等,发展多种经营,让社员们得了不少实惠,自然他也挨了不少批评和非议。他办事秉公,从不以权谋私,又好打抱不平,村子里的人只要提起他,没有人对他不信服。

父亲生养了六个子女,四男两女,也许是自己尝尽没有文化的苦头,他从不让我们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,却让我们读书学习。沉重的家务和负担常使父亲双眉紧锁,他对我们一向严格,很少有笑脸,只是到了中秋这一天,父亲真正让我们感到是那么和蔼可亲。

每年中秋这一天,父亲和往常一样,起来很早,安排母亲杀了几只家里喂养的鸡和鸭,然后扛起锄头下地。中午我们一顿饱餐,望着我们一个个狼吞虎咽,父亲的目光既慈祥又满足。尽管那时家里的经济非常拮据,父亲总忘不了在中秋的头一天买回几只月饼。吃罢晚饭后,我们围坐在凉床旁,因家里人口多,每人一只月饼是不可能的,父亲便用刀将月饼切割成一块一块,然后分给我们,父亲自己也拿上一块,对着天上的满月,边吃边讲着月饼的来历以及中秋赏月的故事。尽管只有一小块,但我们每个人吃得是那样香甜,那样满足……

父亲寄予我们很大的希望,为了挣钱供我们读书,白天,他总是拼命地找活干,夜晚又常常往水边捕鱼,冰冷的河水刺扎着父亲疲惫的身子,更刺扎着我们的心。

1985年,我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,当上了

人民的公仆。想着自己的孩子跳出“农”门,父亲甬提有多高兴,他像给姑娘做嫁妆似的给我赶做着木箱、衣被、竹垫等生活用品,在送我上班的路上,他谆谆教诲我如何干好工作,如何好好做人。以后的日子里,不管工作再忙,只要到了中秋,我都要抽空步行四五十公里山路赶回家和父亲团聚在一起。那氛围,真正让人感到其乐融融。

就在父亲的心情和我们的家境日益好转时,父亲却患上了不治之症,这一消息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,我和小叔、兄长背着父亲到处求医,却没能留住父亲的生命。这一年的秋天,我们多么想和父亲在一起过最后一个中秋节,然而病魔是那样无情,就在中秋节的前三天,父亲走了,带着我们的悲痛,带着自己无限的遗憾永远地走了。

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虽然我们早已长大成人,且各自有了自己的工作,但留在心中遗憾的是,每到中秋月圆,再也见不到父亲。



秋日私语 唐红

秋天,比落叶来得更早的是山村乡野间漫天遍地挥不去的桂花香。淡黄色和金黄色细碎的花朵挂在厚实的墨绿叶片间,金灿灿、俏生生的。桂花的香气与别的花不太一样,如兰花、梅花之类的,在香气里总要掺些清冷,脊梁骨挺得笔直。而桂花却早早就从枝叶间探出头,花穗也略略朝下弯着,仿佛向人们传递着丰收的喜悦,微风拂过,它们的花朵在风中摇曳,香甜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。

说到桂花,总是让我想到桂花糕。小时候,总爱看妈妈做桂花糕。采摘,晾晒,撒在米糕上面入笼,桂花糕蒸熟了,香甜软糯,入口即化,所以,现在看到卖桂花糕的,总忍不住去买了吃。当然,还有桂花酒酿水子,不撒桂花的酒酿水子定然是没有感觉的,感觉很重要。比起桂花,山茶花要矜持得多,圆形的洁白花朵缀满枝头,花瓣圆润莹白,香气清幽自然,在山野中平添几分淡雅高洁。

秋天里最有代表性的还是金色。虽然天气转凉,草木萧条,但对农人们来说还是充满喜悦的。田野里的稻谷已经成熟,金灿灿的,密密麻麻挤在一处,压得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。稻草叶细长,早已从绿色长成黄色,秋风吹过,整片稻田便如同金色海洋般泛起阵阵稻浪。

大豆绿色的豆荚也被秋风吹成了金黄色,豆荚变得饱满干脆,风吹过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。偶有成熟的豆荚被撑得爆裂开来,圆滚滚的豆子散落到地上,蹦蹦跳跳的,给田野里带来几分活泼。秋收是一点都耽搁不得的,春天播下的种子到了秋天都成熟结果,趁着秋高气爽,得抓紧时间采摘收割进粮仓。农人们早早就准备着开始一年中最后的忙碌,割稻、打稻、翻晒收割着一片一片的庄稼。有的要摊平晒好,有的要脱壳磨碎,丝毫不能马虎。劳作虽辛苦,但喜悦之情难以言表,红红火火,像枝头火红的柿子,甜得能冒出蜜来。

秋意渐深的日子里,寻一处古风的茶舍,沏上一壶明前的碧螺春,窗前须有一池塘,还需有些残荷,滴滴答答的

秋雨敲打着鱼鳞瓦的屋檐,临窗把盏,想着些有的没的,思绪飘得很远很远。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,若拥有,在浮华若梦、纸迷金醉之中,或许是种奢侈。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”曾记得秋日里,乌桕树叶红了的时候,去过婺源石城。那里,清一色的徽派建筑,黑瓦白墙,掩映在通红的叶子下面,露出翘起的马头墙。晨光熹微中,农家灶屋的炊烟悠然升起,飘荡,缭绕在山村和密密匝匝的红叶梢上,又缠绕在那些山墙和女儿墙间。初升的太阳透过薄薄的晨雾,白雾便成了青色,实则是那种天青色,不由得想起那首“天青色等烟雨”,那样的缠绵爱情用在此处,可能是最适宜的吧!

路遥在《人生》里写的好,“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宽阔的,它能容纳人世间所有的痛苦”。或许从小在农城长大,我对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小时候,经常傍晚放学回家,我就去地里帮母亲抬水浇菜,喜欢这样的时光,流淌的都是温暖。

我喜欢在大自然中行走,看纵横交错的田间小路,远山如黛,大地苍茫而辽阔,让我暂时忘却世俗的沉重。站在明净的天空下,看天空飘浮的云朵,在清风的拂动下缓慢移动,我的心仿佛也活了起来。